

秦淮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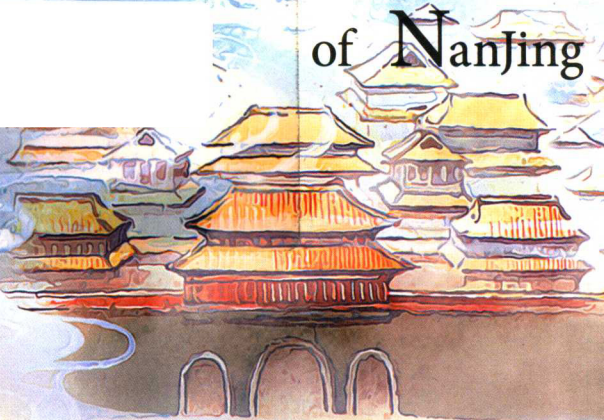
一场错过，
一段相守，
岂是无端缘起；
韶光易逝，
琉璃易碎，
世事无非般若。

上

琉璃世 琉璃塔

姝文 / 著

Porcelain Tower
of Nan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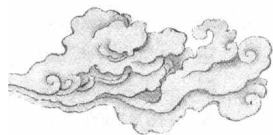




琉璃世
琉璃
塔

媯文 / 著

Porcelain Tower
of Nan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琉璃世琉璃塔(全2册) / 姑文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543-4

I. ①琉… II. ①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8699号

书 名 琉璃世琉璃塔(全2册)

著 者 姑 文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公司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634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543-4

定 价 59.80元(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

古都南京秦淮河畔长千里的大报恩寺，是继洛阳白马寺之后的中国第二座寺院。

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三世纪东吴时期的建初寺。东吴赤乌十年即公元 247 年，东吴大帝孙权为康居国僧人会，在长千里修建建初寺并在寺内建造阿育王塔，成为江南塔寺之始。

古寺在之后的千余年间历经沧桑，多有兴废。明洪武、建文两朝称“天禧寺”，永乐年毁于大火。明永乐十年即公元 1412 年，明成祖朱棣下旨在被烧毁的天禧寺上大规模重建，赐名“大报恩寺”，并同时修建九层五色琉璃宝塔，赐名“第一塔”。

大报恩寺琉璃塔被誉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与万里长城、意大利的罗马大斗兽场、比萨斜塔，英格兰的巨石阵、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地下陵墓、土耳其的索菲亚大教堂并列。

1656 年，荷兰人约翰·尼霍夫 (Johan Nieuhof) 随使团拜会大清帝国的顺治皇帝，回国后著书《东印度公司荷使晋謁鞑鞑大汗》(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俗称《尼霍夫游记》，是十八世纪初欧洲东方热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书中配有 大报恩寺的插图，尼霍夫这样描绘：“那些异教的和尚们为我们打开庙门，并让我们参观了一个约有一万尊佛像的大殿，寺庙的正中央建有一座瓷塔，是在鞑鞑人到来七百年以前建造的，经历多次战乱，迄今安然无恙。它的光辉业绩完美证明了那句关于‘不朽’的古谚，站在塔的最高层可以俯瞰全部城区和市郊，一直看到长江对岸。我要以诗将它凝固，将这座宝塔与世界七大奇迹并置。我，一名基督徒，竟然会对一座异教的庙宇如此折服。”

随着这本游记的出版和各种译本大量发行，大报恩寺成为最为欧洲人熟知的中国建筑。琉璃塔 (Porcelain Tower of Nanjing) 被赞誉为“东方建筑艺术最豪华最完美无缺的杰作”。作为中国和东方的象征，在之后的欧洲绘画和文学中被广泛采用。例如安徒生《天国花园》中少年东风吹嘘：“我刚从中国来，我在琉璃塔周围跳了一阵舞，把所有的风铃都弄得叮叮当当响起来！”

大报恩寺琉璃塔共九层大约高八十米。塔身八面，贴满五色琉璃瓦，并镶嵌有上万个金箔裹身的佛像，晶莹剔透灿烂闪烁。塔顶和每层飞檐下垂有风铃，每当江南的微风拂过，风铃声阵阵清脆悦耳，仿佛少女在轻吟低唱。

明成祖修建大报恩寺，并依照大内图示造琉璃塔，正史均记载是为了报高皇后马氏之恩。《御制大报恩寺左碑》上确有“皇妣孝慈昭究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字样。但对此不少历史学家表示质疑，野史里亦素有明成祖朱棣是为纪念生母碩妃而建大报恩寺之说，而其生母究竟是太祖龙兴前的定远李妃还是朝鲜贡女又争论不休，各有考据。

六百多年过去，历史的真相早已随古都金陵的数度风雨而湮灭，无论后人如何考据揣度，真正的原因除了明成祖朱棣本人，终究无人能知吧。

公元1856年，大报恩寺毁于太平天国战火，琉璃宝塔从此再不能见，成为炎黄子孙心中永远的痛。

公元2015年12月17日，在大报恩寺的原址上新建的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正式开放。公园巍峨广大气势宏伟，新式的宝塔轩峻壮丽，高耸入云。无论是缓步行走在金陵古都古意盎然的小街，还是驾车奔驰在南京新城崭新亮丽的大道，宝塔都时常出现在眼前，不知不觉中已成为南京城南的标志性建筑。或遥望，或登临，宝塔的美轮美奂都令人惊叹不已。

惊叹之余，又油然而生怀古之情：六百多年前，是什么成就了奇迹？明成祖朱棣和琉璃塔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让我们翻开书页，一探究竟吧。

目 录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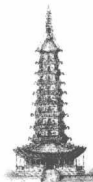
楔子	001
第一章 惊闻仁凶耗	001
第二章 慧解九重焦	005
第三章 痴心诉琼瑶	009
第四章 宝塔闪光耀	014
第五章 此情原皎皎	019
第六章 前路正迢迢	023
第七章 深林遭强盗	028
第八章 大漠遇故交	032
第九章 两小忆旧桥	036
第十章 双骑奔飞逃	041
第十一章 亡命思如潮	047
第十二章 寻敌疑似缘	051
第十三章 挥洒试牛刀	056
第十四章 艰难脱沙暴	061
第十五章 何处宝塔遥	065
第十六章 谁家玉人姣	070
第十七章 人淡香袅袅	074
第十八章 马鸣风萧萧	078
第十九章 素心待晨晓	083
第二十章 边陲随主遨	087
第二十一章 深山伏老鸱	092
第二十二章 陋寺隐天道	096
第二十三章 塞北意正豪	101

第二十四章	江南秋尚早	106
第二十五章	千里奔波劳	111
第二十六章	几杯愁酒聊	116
第二十七章	舐犊清风陶	121
第二十八章	昆仲明月皓	126
第二十九章	桂花香可嚼	131
第三十章	霜露寒似绡	136
第三十一章	枫红盛世饶	141
第三十二章	雁过草木凋	145
第三十三章	书生意气高	150
第三十四章	手足情谊牢	154
第三十五章	武将看谁骁	158
第三十六章	忠仆凭吾傲	163
第三十七章	佛光天禧照	168
第三十八章	青瓷景德烧	173
第三十九章	灵谷谈征徭	177
第四十章	拥雪论至宝	182
第四十一章	庸人常自扰	187
第四十二章	典籍永浩渺	191
第四十三章	卅载僧已老	195
第四十四章	廿年情却飘	199
第四十五章	骨肉祸始肇	203
第四十六章	伉俪隙已消	208
第四十七章	识浅夸神妙	213
第四十八章	情深掩寂寥	217
第四十九章	东瀛至今器	221
第五十章	北地从此抛	226
第五十一章	古刹白雪香	231
第五十二章	御道朔风扬	236
第五十三章	奉天嘉友邦	242
第五十四章	观雨困情网	247
第五十五章	龙凤喜呈祥	252

下册

第五十六章	金枝怒未央	257
第五十七章	舍利入宫藏	263
第五十八章	乐府笑寇猖	269
第五十九章	天谴明君惶	276
第六十章	横祸高僧丧	283
第六十一章	一世铸辉煌	288
第六十二章	半途嗟悲怆	293
第六十三章	正当梅子黄	299
第六十四章	又值夜风凉	304
第六十五章	英雄郁满腔	308
第六十六章	伊人幸无恙	312
第六十七章	功德歌谣彰	318
第六十八章	思忆尺素偿	323
第六十九章	广威赴边疆	330
第七十章	地藏消业障	336
第七十一章	鸣冤惊朝堂	343
第七十二章	谒陵论边防	348
第七十三章	思亲慨以慷	355
第七十四章	忆昔怅且惘	363
第七十五章	醉酒闹轻狂	369
第七十六章	失心埋重创	374
第七十七章	赠塔黯神伤	379
第七十八章	思君更断肠	384
第七十九章	激愤群情昂	389
第八十章	重责独力当	393
第八十一章	奋起方隅抗	397
第八十二章	昭宣国势张	402
第八十三章	轻信成祸殃	407

第八十四章	固守若金汤	412
第八十五章	朔漠夜凝霜	418
第八十六章	青史郑留芳	423
第八十七章	霹雳晴天响	427
第八十八章	阑珊灯火漾	432
第八十九章	转战路茫茫	439
第九十章	败归穹苍苍	445
第九十一章	继统定国纲	451
第九十二章	携手赞石墙	457
第九十三章	西征豪情壮	462
第九十四章	东陲厚谊长	467
第九十五章	扶桑称臣忙	472
第九十六章	讹言惑众慌	477
第九十七章	直驱险难量	482
第九十八章	痛斥忠莫忘	487
第九十九章	比翼银月翔	492
第一百章	洪鳞金川降	499
第一百零一章	此恩至洪荒	507



第一章 惊闻佖凶耗

大明洪武二十九年，冬。

天低云厚寒风凛冽，正是一年最冷的时节。

朝鲜都城汉城，层冰积雪，街道上冷冷清清行人少见。郊外更是鸟兽飞绝，四顾一望绝无二色，仿佛整个天地都融为一个洁白纯净的琉璃世界。

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即公元 1392 年，李成桂建国，上表宗主国大明请名。明太祖朱元璋批复下旨：“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从此，“朝鲜”这一名称成为国号，一直沿用至今。当然，那时候的朝鲜半岛是完整统一的，即包括今日的朝鲜和韩国。

我们的故事，就要从这个新王朝开始。

位于汉城北部的王宫景福宫，皑皑白雪遮盖住了原本丹青色的殿顶，余下朱红的宫门分外醒目。王宫南面的光化门正门紧闭，只有一个侧门虹霓门开着，门口站着四个侍卫，冻得缩脖弓腰，寒风中不时搓搓双手呵气取暖。

一个年老的侍卫抬头望望低矮的天空，喃喃道：“怕是又要下雪了吧？”

一辆宫车缓缓驶来，后面马夫牵着四匹马，一起停在了弘礼门一带。未等多久，就见一群宫女内侍由宫内疾步而出。

年老的侍卫识得领头的尚官乃是宫里最有权势的郑提调，连忙迎上前去，满脸堆笑，行礼问道：“提调这是去哪儿？这天儿可冷。”

郑尚官看他一眼，并未搭话，带着两个宫女匆匆上了宫车，四名内侍也一跃上马，对车夫喊了一声：“左军都统使府！快！”

一车四马急急出了虹霓门，直奔左军都统使府而去。

* * * * *

左军都统使曹蒙乙的宅邸位于距景福宫不远的汉城东北角，前后四进，不大却也脏腑俱全。李成桂建国后，洪武二十九年自开京定都汉城；曹家刚搬入没多久，院子里还堆着不少未及种好的花草树木，虽大多被白雪覆盖仍有些凌乱。

正厅东厢，是一间小小的佛堂。曹家母女笃信中原南宗一支的曹溪禅宗，每日礼



佛参禅，便在此处设了间佛堂。

一早，曹夫人带着女儿莲花进了佛堂，上香礼佛之后，照例诵完了《金刚经》《坛经》《维摩诘经》等，二人接着坐禅。

下人都退了出去，留下丫鬟善喜伺立在后。佛堂里鸦雀无声，只有窗棂时常被寒风吹得簌簌作响。

寂静中，曹夫人忽然唤了一声：“莲花！”

莲花睁开眼睛，见曹夫人望着自己面色不安，连忙起身走过去问道：“母亲可是哪里不舒服？”

曹夫人抬眼看着莲花，欲言又止。转着手上的佛珠，良久叹了口气，说道：“今天不知怎么了，总有些心惊肉跳的。”

莲花在母亲身旁坐下，轻轻搂着曹夫人的肩膀，柔声道：“母亲想是多虑了。参禅急不得，咱们慢慢来好了。”

曹夫人侧身握住莲花的柔荑，又叹了口气：“我哪里会为了参禅着急，是担心老爷，还有你两个兄弟。”

莲花何尝不知母亲因何叹气，自己也是一样担忧父兄和弟弟，每日拜佛总是求其平安，明知与参禅相违可无法放下。

只是母亲身体不好，绝不能再着急。莲花握紧了曹夫人的手，轻声安慰道：“母亲别再担心了。父亲久经沙场，打过多少大仗胜仗？这次不过是小小倭寇，一定没事的。”

自高丽王朝后期起，倭寇之患愈演愈烈，这帮没有底线的强盗一上岸就抢劫奸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沿海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高丽王数度派兵迎战，各有胜败，倭寇反而益发猖獗。直到十几年前，当时还是密直副使的李成桂带大军在全罗道大败倭寇，烧毁入侵云峰的五百只船，杀了其首领阿只拔都，倭寇才退出朝鲜半岛，不再有大规模的侵犯。百姓过了一阵好日子。

不想今年秋天，一拨倭寇驾一百多只船，号称五千人，再次登陆全罗道。为首的阿木台森自称是阿只拔都的儿子，宣称要报父仇，一路不只抢劫放火竟杀尽当地的官兵百姓，极为凶恶残忍嗜血。

国王李成桂朝堂上雷霆震怒，满朝文武争相请战。

曹蒙乙虽然上了年纪，却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大将。且因打过倭寇，有相当的经验威望，当即被任命为大将军出兵全罗道。

曹蒙乙的两个儿子曹敏曹修随父出征。曹敏是曹家长子，自幼随父征战屡立战功，这次被任命为中军；曹修是幼子，今年十四岁比莲花还小两岁，本来没有要他



去，但他听说是打倭寇闹着一定要去。曹家世代大将，曹蒙乙觉得去历练历练也好，遂一起带上了。曹夫人哭红了眼也没留得住幼子。

“莲花，我知道这次是去打倭寇。只是已经去了四个多月，眼看就要新年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回来一起过年？”曹夫人说着站起身走到佛像前，恭恭敬敬又上了三炷香，虔诚跪下，轻声念道：“佛祖慈悲，恕弟子愚痴，求吾夫吾儿早日功成，荡平倭寇保我朝鲜百姓平安。”

莲花跟在后面一起跪倒，心中默念。

佛堂里轻烟缭绕，佛祖双目俯视，无限悲悯。

外面传来一阵阵杂乱的脚步声，一个家人奔到门口：“夫人！宫里的郑尚宫来了。”

曹夫人和莲花急忙起身整衣，快步走到正厅。郑尚宫带着宫女侍卫正在等，见到曹夫人略事寒暄，就肃然宣道：“主上殿下宣夫人和小姐即刻觐见！”

曹夫人和莲花未及更衣，便被催促着匆匆忙忙随郑尚宫上了车。此时尚未过午，天色却有些昏暗。朔风中终于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搓绵扯絮一般。

“宫城团回凛严光，白天碎碎堕琼芳。”莲花望着漫天大雪中的景福宫，心中忽然浮起不祥的预感。

到弘礼门一带下了马车，郑尚宫带着曹夫人和莲花走进了思政殿。远远就看见国王坐在桌前，王妃康氏侧坐一旁。

国王李成桂，即是朝鲜王朝的开国之君。本贯全州李氏，出生于元朝双城总管府即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一带。初字仲洁，后改君晋，号松轩；即位后更名李旦，逝后庙号太祖，明朝赐谥号“康献”，故后世称“朝鲜太祖”或“康献大王”。

李成桂此时已经六十二岁，须发却仍然黑多白少，面容消瘦清癯，举止刚正从容，着一身红底金蟒的王袍，颇有一国之君的风范。

曹夫人和莲花趋前拜行大礼，李成桂却急命“免”，王妃甚至亲自伸手搀扶了一下。

莲花心中暗暗叫苦，不等坐下来，就不顾失礼两只眼睛紧紧盯着国王。

李成桂却两眼空洞，若有所思，半天没有说话。王妃也半低着头，不言不语。莲花心知不好，却不敢催促，时间在寂静中显得分外漫长。

良久，李成桂才似下了决心，看着曹夫人和莲花，缓缓说道：“你们曹家，世代皆为本国栋梁。曹大将军，更是与寡人多年征战，战功赫赫，与寡人名为君臣实同手足。”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踌躇不语。

莲花的心都要跳出来，一双明澈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李成桂。



李成桂叹口气，避开莲花的眼光，轻声说道：“全罗道前方来报，大将军神勇，已退倭寇至全罗南道。不想倭寇顽器狡诈，诈降伏击，大将军仁厚失防，中伏被害。曹中军和曹修，”国王顿了顿说道：“也力战殉国。”

曹夫人未等听完，已经晕了过去。郑尚官赶紧跑过来，扶起曹夫人的头猛掐人中。几个宫女围在旁边，一阵忙乱。

莲花只觉天旋地转，一片茫然。

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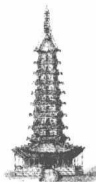
殉国？

她威风凛凛慈祥可亲的父亲，她英姿飒爽笑容可掬的兄长，她尚在一起玩闹嬉戏的小弟，都死了？

莲花想起大军出发的那一天，薄雾濛濛，秋日的晨曦透过雾气丝丝缕缕地散着金光，自己与母亲送到府门外。父亲抚着自己的头，想说话终于又什么都没说；兄长拥抱着自己，轻声叮嘱：“照顾好母亲！”小弟拉着自己的双手左右摇晃，笑容如灿烂的阳光，神采飞扬：“姐姐！等我回来哦！”

那一别，竟是永诀。

（注：阿只拔都历史上确有此寇，阿木台焱却是杜撰，如此残忍倭寇，取名“焱”当不为过也。）



第二章 慧解九重焦

景福宫思政殿里，一片愁云惨淡。

国王王妃默然不语，内侍尚官们俱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殿内寂静得针落可闻。

郑尚官递过来一块绢帕，莲花伸手一摸，自己不知何时已是满脸泪水。曹夫人此时悠悠转醒，二人不语，望着国王。

李成桂知道二人想问什么，轻声说道：“他们三位的遗体，寡人已命尹议郎去和倭寇阿木台森交涉赎回，不日当能返城，寡人自当再请自超师父亲自超度。”

自超是朝鲜曹溪宗的高僧，自幼赴天朝游学取经，回到朝鲜后以禅学受国王崇奉，被尊封为王师。莲花自幼皈依，拜在自超门下修习佛学禅理，一老一少极为相得。

曹夫人强忍泪水，与莲花一起拜道：“多谢主上殿下。”

李成桂摆摆手：“不必多礼。”叹口气说道：“此番倭寇势大，吾军无法直撖其锋，寡人已命吴将军避其锋芒退守全罗北道，可苦了百姓。”说到这里眉头紧蹙，又叹了口气。

莲花抬头问道：“不知主上殿下对倭寇如何打算？”

李成桂有些意外，看了一眼莲花，说道：“吴将军善守，全罗北道城高壁坚，倭寇再想往前也不可能。天寒地冻粮草难以筹措，时间久了自然退回岛上，只是明年定会再来。倭寇顽嚣狡诈，吾军即使一时击退，阿木台森败则逃亡海上，待吾大军撤退则又上岸侵犯，且有新冠源源不绝地补充，实难根绝。”

莲花微微蹙眉，又问道：“那朝廷不闻不问吗？”

李成桂叹口气道：“寡人曾几次奏达朝廷，盼朝廷派大军支援并水军夹击，皇帝陛下却只是答复‘朝鲜限山隔海，天造东夷，风殊俗异，非我中国所治’，不肯发兵。知密直司事赵胖、赞成事郑道传各赴京师多次，都只到了礼部，连皇帝陛下的面也没见到。贡去的秀女听说在宫里也只是派了杂役。”

莲花听了，低头沉思不语。

大殿里重又寂静无声。

李成桂微微扬首示意，欲遣二人告退，王妃半直起身，目光看向莲花。



莲花却站起身，走到国王面前盈盈拜倒。李成桂挥挥手，温言道：“侄女不必多礼，有事但说无妨。”

莲花跪着不动，缓缓说道：“莲花斗胆，求主上殿下以莲花为秀女，上贡朝廷。”

李成桂一震，尚未答言，曹夫人大惊，霍然而起指着女儿：“莲花你！”语声颤抖。

莲花侧头望向曹夫人，目光坚决：“孩儿心意已决，乞母亲恕孩儿不孝。”

曹夫人跌坐在地，半晌才含泪说道：“好！不愧是我曹家的女儿，为娘不拦你。”郑尚官在一侧轻轻扶住曹夫人，众人皆望向国王。

李成桂俯视着长跪不起的莲花，沉吟半晌，才开口道：“侄女品貌素来是吾国翘楚，本是秀女的最佳人选。只是你可知此行艰难？”

莲花垂首不动：“莲花明白。”

汉城距京师应天府何止千里，一路千山险阻危难重重。即使一路平安到京师进了宫，要想面圣并说服皇帝和朝廷发兵，又谈何容易？

李成桂望着莲花，一时心潮起伏踌躇难决。曹蒙乙一向与自己交好，朝鲜立国后，更是对自己忠心耿耿。此次曹家三位男丁皆亡，莲花虽是女儿，又如何忍心让这最后一点血脉也牺牲？

要知道，天朝的皇帝已经七十岁了！而且天朝的后宫据说三宫六院复杂险恶，她一个异邦女子如何能够立足？到时候不要说搬救兵，小命送在里面也大有可能。

可是如果成功……

莲花抬起头，坚定的目光望向国王：“莲花只恨自己是一介弱女子，不能随父兄上阵杀敌。此去京师，定当与朝廷斡旋，救吾百姓于水火，解主上殿下之忧。”莲花顿了顿，语声悲伤：“亦是全父兄小弟之义。”

李成桂看向跪得笔直的莲花，与她目光交集，半晌终于沉声说道：“好！寡人成全你！寡人认你为义女，赐号宜宁，自今日起，你就是我李旦的女儿李莲花，是我朝鲜国的宜宁公主！”

莲花一怔，微一凝神已明白，这是为了提高此次贡秀女的级别，引起朝廷的重视。莲华上半步，再次盈盈拜倒：“父王！母妃！”

国王和王妃走下前来，齐齐扶起莲花，此时和此后的朝鲜国宜宁公主。李成桂侧身吩咐：“传世子和大君。”

李成桂共有五子，长子李芳硕被封为世子，其次依序是李芳果，李芳毅，李芳干和李芳远。李曹两家素来交好，两家孩童自幼便在一起嬉闹玩耍；李芳远是李家幼子，与莲花青梅竹马自幼常在一起，更加与众不同。若不是秋天曹蒙乙仓促离京出征，二人怕是已经论及婚嫁了。



少顷，五个王子匆匆进殿。行礼见过国王王妃，看到恭坐在一旁的曹夫人和莲花，心里明白，都有些惻然。

世子李芳硕，清秀斯文，穿大红色锦袍；中间三个弟弟尚武，或琥珀绸或秋香缎的戎装，尽皆英姿勃勃。

李芳远一身石青色长袍，白玉腰带，青缎朝靴，身形挺拔轩昂，在五个王子中最为突出。远远望着莲花，黝黑双眼中满是抚慰。莲花一低头，避开了李芳远目光。

李成桂待五子落座，不紧不慢地说道：“寡人已经认了莲花为义女，封宜宁公主。将上表朝廷，贡宜宁公主进京师入宫。特唤尔等过来见过王妹。”

五位王子大吃一惊，面面相觑。

李芳远“呼”地站起，双手握拳急急道：“父王！您不能！”说着已奔到国王面前噗通跪倒，大声道：“孩儿请为将军，前去全罗道杀尽倭寇！”

“孩儿愿去！”

“孩儿愿去！”

“孩儿愿去！”

李芳果、李芳毅、李芳干愣了一下，连续扑倒在前，大声请战。

李芳硕略微迟疑，也和弟弟们跪在一起道：“孩儿愿去！”

李成桂俯视着面前的五个儿子，不由虎目含泪，心潮汹涌。半晌说道：“都起来。明年开春，倭寇定然来犯，到时有你们打仗的时候。”

王子们依言站起，只有李芳远还是直挺挺地跪着，动也不动。

李成桂心知肚明，叹口气说道：“远儿你战过倭寇，应知倭寇凶残嗜血如阿修罗。我朝鲜兵少将寡，尤水军羸弱。要想根绝倭寇，非请朝廷援军不可。”

李芳远不动，跪得如旗杆一样笔直。棱角分明的面孔上一片冷峻，寒气逼人。

李成桂看了王妃一眼，王妃起身来到李芳远身前，温言抚慰。李芳远还是一动不动。

莲花缓缓站起，走到李芳远的身旁，也跪倒在地，轻声道：“王兄！这是莲花自己的主意，莲花心意已决，请王兄成全。”

李芳远握拳转头，凝望着莲花，脸色铁青：“你难道不知，这一去，今生再不可能回朝鲜，再不能见到？我，我……”说到这里说不下去，黑宝石似的双眸，简直要喷出火来。

莲花垂首不语，半晌轻声道：“我都明白。”

都明白？

都明白，竟然还如此这般！



李芳远凝视着莲花，宝石光芒变换。是恼怒？是悲伤？是愤恨？是怜惜？还是无奈？

莲花抬起头，不知何时明澈的双眼已经满含泪水，似一汪清泉的盈盈水波，又似浩瀚汪洋波涛翻滚。千言万语，氤氲其中。

李芳远呼地站起，冲出了思政殿。

* * * * *

翌日，国王拟就奏章：“权知朝鲜国事臣李旦言：伏惟小邦自钦蒙圣慈赐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臣与国人感恩切切。臣女宜宁，年方二八，端庄淑睿，恭良谦让，素仰天朝风土，慕天子威仪。臣窃自念无以报上国天恩，愿贡臣女为皇帝陛下侍巾栉，表臣与国人感激之万一。伏望皇帝陛下以日月之明，察众心之诚，定夺圣裁，以全民心。臣感激涕零，措躬无地。”仍然派知密直司事赵胖进京上表。

靖安君李芳远夜闹交泰殿，苦求国王王妃收回成命。王妃心疼幼子亦帮劝国王。国王不为所动，厉叱李芳远，连王妃也遭责备。李芳远一再苦求，国王动怒顺手摸到香炉砸向儿子，李芳远闪避不及背部受伤。

此系宫中传言，不知真假。

知密直司事赵胖接了奏章便快马上路，直奔京师而去。

不日曹家三位将军遗体回城，举国哀悼。国王率领百官亲自祭奠送葬，依次谥封为忠义侯、献勇伯、宁和君。自超大师携安国寺的一众高僧亲为法事，超度七七四十九日。

这一年的新年，就这样在哀伤中过去了。

（注：朝鲜王室中官嫡女为公主，庶女称翁主。）

（注：李芳远的年龄比实际历史改小，李芳硕也改为长子。）